

英斂之會通儒耶的人文精神研究

——以《萬松野人言善錄》為例

周萍萍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英斂之（1867-1926），又名英華，字斂之，號安蹇齋主、萬松野人，赫佳氏，正紅旗人，近代著名教育家、慈善家、愛國天主教徒。其生活的時代，正值中國開始近代化的歷程，即不斷向西方學習的歷程。英斂之面對國家衰敗、外侮頻加，努力尋求富國強兵的途徑，但他在傳統的儒釋道中沒有找到拯世救國的良方，從而轉向了西方文化，視西方傳來的基督宗教為挽救國家民族危機、救治道德廢弛、拯救人心的巨大力量，於一八八八年領洗入天主教。英斂之從儒歸耶，皈依了天主教，但是其思想中存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他致力於整合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的關係，積極在文化適應上作出建構與反省，這從其著述特別是《萬松野人言善錄》中即可見一斑。

一、

《萬松野人言善錄》是英斂之退隱北京香山之後的著述。一九〇二年，英斂之以開啟民智為目的，在天津創辦了《大公報》。因《大公報》敢於直言，刊載了很多針砭時弊、痛斥西方列強的文章，故頗受民眾的歡迎，逐漸擴大了影響，英斂之也隨之名聲大震。一九一二年清帝退位後，英斂之不願與袁世凱政權合作，

再加上身體原本不佳，「長病善病，況味備嘗」，¹常年辦報又費心勞神，精神更是疲憊，於是離開了大公報館。名義上他仍負責《大公報》的相關工作，但實際已與夫人英淑仲退居北京香山靜宜園。²

香山靜宜園位於北京市海澱區西部，是清代著名的皇家園林，同時也是一座以山地為基址建成的皇家行宮御苑。但隨着清王朝的逐漸衰落和腐敗無能，與圓明園、暢春園等並稱「五園」的靜宜園屢次遭受兵火之災。一九一二年，天主教界著名人士馬相伯與英斂之同遊香山。他們見到靜宜園凋敝衰落的景象，不由感歎道：「靜宜園一日不接管，一日多破壞。」³後來由喀喇沁王福晉善坤和英斂之夫人英淑仲女士奏請隆裕皇太后，以開辦女學和女工廠為由借用香山之地，「藉以保存勝蹟」。⁴得到太后恩准後，眾人先湊了幾百元錢，請英斂之前往照料。

至香山後，英斂之自號「萬松野人」。「萬松」顧名思義，即香山古樹有萬株之多，英斂之在此「隱於萬松谷中，擁古今書萬卷」。⁵「野人」則是英斂之的自謙之詞。上古時，人們稱居住在國城郊外的人為「野人」。那時香山靜宜園十分荒曠偏僻，「守者非有槍支四五為衛，則甚危險」。⁶英斂之居住於此，謝絕了一切酒食徵逐，常常「布衣適體，野藿充腸」，故自稱為「野人」。此時，他已過不惑之年，不再激昂指陳時政、貶斥達官貴人。遠離塵囂、淡然與名利相忘的英斂之在戰亂頻頻之世，悄然隱於香山潛心從事宗教、教育、慈善等事業。

-
1. 英斂之，〈貧病吟〉，載《益聞錄》（1891年6月20日）。
 2. 1916年，英斂之將《大公報》售予王郅隆。王郅隆（1888-1923）是《大公報》的主要股東之一，近代資本家，天津人。
 3. 馬相伯，〈致熊希齡〉，載朱維錚主編，《馬相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頁114。
 4. 馬相伯，〈上總督書〉，載朱維錚主編，《馬相伯集》，頁113。
 5. 英斂之，〈自序〉，載《萬松野人言善錄》（天津：大公報館，1916）。
 6. 馬相伯，〈致熊希齡〉，頁114。

三年後，英斂之將自己對天主教教義教理的理解心得撰寫成文章，相繼發表於《大公報》。經過數月的連載，一九一六年，天津大公報館將這些文章結集出版，題名為《萬松野人言善錄》。該書寓意深邃，且以中國語言文字談論天主教教理，故一經印行便銷售一空，後分別於一九一九年再版、一九三二年三版。馬相伯在初版序中稱這是一本「喚起良心」的書，⁷在再版序中對該書的評價是「所錄皆語錄之精，精頗詳盡乎」。⁸而學者陳垣得以與英斂之相識也正是藉着此書。當時，陳垣有意致力於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卻苦於尋不到原本。當他閱讀《萬松野人言善錄》發現英斂之藏有部分明末來華耶穌會士著述時，立即寫信求借，兩人大有相見恨晚之意，「餘極感野人，野人亦喜有人能讀其所藏」。⁹英斂之並將日後重新刊印這些書籍時編纂、校訂的重任託付給陳垣。

《萬松野人言善錄》包含了根本的解決、道德的根源及信仰迷信之別、申言信仰迷信之別、讀書立志、青年鑑等篇，是英斂之為喚起民眾「良心」，將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與基督教文化的精蘊融會貫通的一部著述。他在書中除引述明末來華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等人的論著，論證了修德改過等的重要性外，還摘錄了儒學大師孔子、孟子、朱熹、王陽明等人的言論，以期達到「激發天良、改惡遷善」的目的。作者自稱：「將我所見之善言，所發之善念，不論長短，不拘雅俗，一一錄於紙上，使人共見，互相磋磨，互相勉勵，以期無負維皇降衷之恩」。¹⁰該書充分反映了英斂之會通儒耶的人文精神。

7. 馬相伯，〈序〉，載英斂之，《萬松野人言善錄》。

8. 馬相伯，〈再版序〉，載英斂之，《萬松野人言善錄》（天津：大公報館，1932年三版）。

9. 陳垣，〈跋〉，載英斂之，《萬松野人言善錄》。

10. 英斂之，〈自序〉。

二、

正如前面所述，英斂之不僅是一位天主教徒，同時也是一位深受儒家文化薰染的知識分子。儒家文化中相當重要的思想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不僅是傳統知識分子頗為尊崇的信條，也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準則。英斂之自然也不例外。儘管此時英斂之因為創辦《大公報》早已聲名大噪，但他仍將愛國愛民視作一種責任，時時不敢忘懷。其自述：

然而三十年間，自始至終，情境雖是屢有變遷，到底那一段關心社會、注重人羣的念頭，總是拋舍不了去。既然以世道人心為念，又遇見這風俗澆漓、人心險詐的時代，豈有不想個挽回補救的法子的呢？¹¹

正因為英斂之認同「東海西海，此理此心」，因此他承襲了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合儒」、「超儒」的傳教路線，着意於儒、耶之間的文明共通性。圍繞真道純德的源頭在哪裏、道德該如何培養等問題，他開宗明義即指出：「若是說天下國家不在乎人品好歹，人不在乎心志如何；心志如何，不在乎講明學問，這是大大的錯事」。¹²

在《萬松野人言善錄》中，英斂之首先指明真道純德的根源不是別的，「就是上天無聲無臭、全知全能、至公至義之大主宰」，「我們世上的人，果能信得他真（實呼吸可通），望得他切（如赤子依母），愛得他至（更無以復加），自然道為真道，德成純德。生順沒寧，俯仰無愧了」。¹³「大主宰」即天主。作為一名天主教徒，尊奉天主為獨一無二、至高無上的神自然不難理解，但是要讓更多的人信服，英斂之需要作進一步論證。他引述了

11. 英斂之，《萬松野人言善錄》，頁5。

12. 英斂之，〈小引〉，載《萬松野人言善錄》。

13. 英斂之，《萬松野人言善錄》，頁5。

《詩》、《書》中關於上帝的記載，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等，以說明遠古時中國人已經尊奉上帝。

英斂之認為那時家無異習、人無異說，風俗純厚、人民安康；後來異端蜂起、邪說橫行，世道人心每況愈下；待到佛教傳入中國，宣揚輪迴、因果報應等，非但沒有使人趨善避惡，反而人心更不如前；而到了宋明理學時，太極、理氣等說一出，則將「蕩蕩上帝」一筆抹煞，沒有先後、尊卑、美惡之分，更混淆了天下人的思想。¹⁴本源既昧，人就會迷失真宗，因此他認為這是中國人不認識上帝的根本原因。可見，如同利瑪竇等人一樣，英斂之也希望徹底打破宋明儒學的基本信念，使得儒家學者回到先秦，回到「天」，回到「上帝」，因為只有回到先秦才能把基督教所認為的超越而外在的上帝這個概念帶進儒家的論說。

其次，英斂之駁斥了迷信的偽劣。他呼籲：「若是不破除了隨班唱喏的迷信，萬不能有真正獨立的信仰。沒有真正獨立的信仰，萬不能推尋到真道純德的根源。這是定而不可移的真理。」¹⁵他指出國家如果要強盛就必須教育人才，要教育人才就必須栽培道德，要栽培道德就必須有個真道理，要表明真道理就必須先破除迷信。他把迷信比作修建德行這一條平坦正直的康莊大道上的雜草瓦礫，必須剪除清理。為此，他從輪迴、風水兩個方面詳細駁斥了迷信的偽劣。

英斂之指出輪迴轉生的說法是西洋人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所創，¹⁶後來這一說法被佛教所竊取。英斂之認為輪迴之說是無稽之談，他反問那些相信輪迴之說的人，如果說輪迴是古無今有，那麼最先的古人是從何處轉生出來的？如果說古

14. 同上，頁6。

15. 同上，頁13。

16. 古希臘哲學家、數學家畢達哥拉斯及其學派宣揚靈魂不死、靈魂輪迴思想，他在宣揚靈魂不朽、追求靈魂淨化的過程中所創立全新的愛智生活方式，是畢達哥拉斯教育思想的本質。

今一轍，那麼更說不通，因為人類是古少今多，哪裏有那麼多的魂靈預備着來回換？如果是從牲畜轉生而來，那麼牲畜一年中所生的要比人類多千百倍，又是怎麼轉生的？況且如果真有輪迴，自當中外一樣，可是為何西洋人不信佛教，不懂輪迴，從來也沒有前生後世的經驗？因此，英斂之判定佛教提倡的輪迴之說完全是誣民惑世。可以說，英斂之關於輪迴的論述借鑑了利瑪竇《天主實義》中「辯排輪迴六道、戒殺生之謬說，而揭齋素正志」中的內容。在《天主實義》中，利瑪竇曾詳細地駁斥了佛教所提倡的輪迴、殺生等是謬論。

此外，英斂之認為人們之所以相信迷信，對風水、占卜之類推崇備至，是想趨吉避凶、喜好別人奉承迎合的緣故。因此即使那些術士們信口雌黃，靈驗的不過百分之一二，人們卻也會信以為真，奉若神明。為此，英斂之引述了羅大經的《鶴林玉露》、郎瑛的《七修類稿》、張居正的《葬地論》、陳一齋的《答友書》等來駁斥風水之類的說法都是騙人的，「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日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¹⁷他指出，那些博學大儒之所以能夠為後世所景仰，不是因為其宅地或葬地的風水好遂得以福澤萬代，而是他們所抱的志氣、修身立品的德行。

第三，英斂之論證了人與禽獸的區別。他指出人所以稱為萬物之靈，是因為具靈明、有思想、知善惡、別是非，能夠思考「生從何來、現世何為、死歸何所」這三個認識世界本真的問題。而一旦人不具有靈性，則必然成為與禽獸無異的行屍走肉、酒囊飯袋。他援引了陳白沙的《禽獸說》、呂新吾的《理欲消長極至圖》等來說明「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

17. 羅大經著，王瑞來點校，《鶴林玉露》（丙編）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344。

膿血，裹一大塊骨頭」，¹⁸並進一步指出：「人為萬物之靈，不與草木同腐，也就在這上頭。然而人空受此大恩，不願隨從良心，不肯努力前進，反倒縱欲恣情、為非作歹，這豈不是反不如禽獸有益於世麼」。¹⁹當然，英斂之亦推崇明末清初來華西洋傳教士關於「生、覺、靈」的論證，認為那些道理「細密切當，那真是原原本本，縷析條分」。²⁰

英斂之引述了湯若望的《主制羣徵》，該書提出生、覺、靈三品，其中靈品與生、覺二品有天壤之別，因為靈品具靈明、能理想、有倫理、別善惡。英斂之認同此觀點，當初他領洗入教就是因為讀到此書，恍然大悟天主就是萬有真元、萬民父母。他大呼：「此科學也，此哲學也」，²¹從此視該書為珍寶，「珍為枕秘者垂三十年」。²²此外，他還引述了畢方濟（Francis Sambiassi）的《靈言蠡勺》。該書專講靈性之理，由有形推到無形，由本性達至超性，「與世上一切談玄說空、恍惚迷離的議論真有天淵之別」。²³英斂之將這些書稱為「我國絕無僅有之作」，²⁴因此決定重新刊印，「作為研究真理的一個寶筏」。²⁵

第四，英斂之論述了國家每況愈下、為外敵所侮的原因。他引述孟子的話，即「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一針見血地指出國家衰敗的病根還在於自己，即驕傲滿盈、自私自尊；縱恣私欲、不知痛改。那麼如何才能戒驕戒傲、修德改過？英斂之引述了「將修德改過當作性命交關的」一本書——西班牙傳教士龐迪我的《七克》。書中，龐迪我明確了人性的七宗罪，即傲、妒、貪、忿、饕、淫、

18. 陳獻章著，孫通海點校，《陳獻章集》（上冊，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61。

19. 英斂之，《萬松野人言善錄》，頁4。

20. 同上，頁24。

21. 馬相伯，〈重刊《主制羣徵》序〉，載朱維鏗主編，《馬相伯集》，頁178。

22. 英斂之，〈題主制羣徵〉，載《安塞齋叢殘稿·題跋》（鉛印本，1917），頁5。

23. 英斂之，《萬松野人言善錄》，頁24。

24. 英斂之，《安塞齋叢殘稿·詩鈔》，頁5。

25. 英斂之，《萬松野人言善錄》，頁25。

怠。同時，他亦指出了人的七德，即謙伏傲、仁平妒、施解貪、忍熄忿、淡塞饕、貞防淫、勤策怠。龐迪我既痛陳七罪之醜惡，又盛讚七德之美好，以七德克七罪，故稱為七克。當時士大夫稱讚《七克》為「特揭開心，鴻宣驚耳。警策破夢，妙喻解頤」，²⁶可見該書說理不僅透徹，而且振聾發聵。

英斂之摘錄了《七克》中的數段，如「惟傲獨反謙德，但謙是萬德之根，根敗，諸德焉能長乎？所以世上所最喪德者，莫過於傲」；「妒人有兩地獄，在生一個地獄，是自己苦自己；死後一個地獄，是魔鬼苦自己」；「怒情一動，若不壓住，必生大禍」；「淫欲乃心情之火，此火一發，一切好善的念頭、德行的志願、理義的行為，都燒滅了」；「貪心是萬惡之根，忿怒爭鬥、欺誑盜竊、酷刻邪淫等惡，都是貪財之情的枝葉」；「飲食過度不但靈魂受害，肉身亦受大害」；「怠是萬惡之種，邪淫貪饕、偷盜嫉妒、戲言狂笑、惡謀譏謗、浪費時日、喪前功加新惡，這都是懶惰所生之苗」²⁷等，希望用這些「當頭棒」、「頂門針」去警醒世人當改惡遷善、克己伏欲。

第五，英斂之論及讀書立志。出生貧寒的英斂之自小便知道立志的重要，他在一篇文章中回憶，「幼時粗解文字後，讀《儒門法語》中陳白沙先生《禽獸說》，即頗知警惕」。²⁸陳白沙在《禽獸說》中所提出的「人如無志，將與禽獸無異」，非常契合英斂之的心意。為此，英斂之一直將讀書、立志視為人生中的大事業。他認為人不讀書不能明澈一切事理、不立志不能成其所以為人，故而年紀輕輕就博覽古今中外經典，並立下拯世濟民的志向。

為說明立志必須辨別是非、讀書必須審查邪正，否則就可能誤入歧途而導致偏私褊狹、陰險狠毒，他列舉了近代哲學家康

26. 彭端吾，〈西聖七編序〉，見龐迪我，《七克》（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31），頁5。

27. 龐迪我，《七克》。分別見英斂之，《萬松野人言善錄》，頁29、31、33、34、36、37、38。

28. 英斂之，〈陳白沙先生論書法〉，載《寒齋剩墨》（石印本，1926），頁1。

德、尼采等，並引以為鑑。眾所周知，康德認為無論是經驗還是理性都無法證明上帝的存在，而尼采的名言之一則是「上帝已死」，作為天主教徒的英斂之當然不能接受這種觀點，他認為正是康德等所宣導的學術即否定上帝的存在，才導致了歐洲戰爭不斷、滅絕人道，「把千百年來的文明進化，一旦退入古昔的獷悍野蠻，而且還是有過之而無不及」。²⁹

在讀書立志方面，英斂之十分注重理學家們的主張。儘管他認為理學家們「雖然有時候不免迂闊黏滯」，但講述的「總是關切人生安生立命的事情」。³⁰為此，他摘取了《朱晦菴語錄》、《陸象山與曹挺之書》、《王陽明示弟立志說》、《張稷若辨志》等自己認為「最精當最痛切的幾篇」，³¹來說明讀書要慎思明辨，要細細體會古人的精神，要培養優美高尚的人格，切不可妄自尊大、名實不符。同時，他也選取了教內黃伯祿神父的《辨述事真偽》、馬相伯先生的演說，進一步說明讀書、為學的門徑，指出讀書貴在淵博也要揣度，要效仿蜜蜂采百花精華釀成美味瓊漿，而不可似蒼蠅一般終日營營卻遭人憎厭。

最後，英斂之特別勸誡了青年人。提醒他們在知識初開之際，近朱則赤、近墨則黑，在這趨炎附勢、狗苟蠅營的時代，萬萬不可擾人羣、敗道德。他認為自己出生貧寒，見多了社會的陰暗卻沒有淪落到窮兇極惡的地步，「是因為自開知識以來，就遇見幾位老成君子，時常的用那至理名言提撕警覺的好處」，故而明白事理以後，「不但飲水思源，知道感激那教人以善的美德，更願推己及人，擴充這蒙以養正的聖功」。³²

老子曾說：「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意思是，對於名利財物過分地貪愛，一定會浪費不少心思和精力；儲藏奇珍異寶

29. 英斂之，《萬松野人言善錄》，頁 39。

30. 同上，頁 44。

31. 同上，頁 40。

32. 同上，頁 48。

太多，必定會大大耗費自己的生命，因為貪愛的人不會仗義疏財，常常為財物所累而產生無窮的煩惱。因此，為告誡年青人富家多敗子，英斂之摘錄了《呂新吾身家盛衰循環圖說》、《夜燈庭訓》等文章以說明興衰聚散的道理。他倡議與其將錢財留給兒孫，日後栽秧種孽，不如學習歐洲的文明新道德，用餘錢辦學堂、建醫院，推廣道德公益的事業。

三、

《萬松野人言善錄》是英斂之憑數十年的閱歷、窮數十年的研求，擷羣藉菁英的產物，可謂博採眾長、融匯中西。該書不論是闡發中國傳統倫理哲學，還是引述西方傳教士神學哲學，都以「正人心、扶世道、宏獨善」³³為目的。正如英斂之本人所說：

要知道野人的苦心一點，熱淚兩行，純全發乎憐愛同胞的一念，而且是明明白白看得澄清朗澈，不過理路或未能精熟，言詞或有未能圓到，那是為學力所限。然而我也斷不敢拉你盲從浪信，但求你暫且放下平生的習聞慣見，破費他十天半月工夫，虛心實力的探討研求，慎思明辨，務期個水落石出，圖窮匕見。那野人這一場熱狂也就不白發了。³⁴

可以說，英斂之秉承了明末以來開明知識分子「累朝以來，包容荒納」、「褒表搜揚，不遺遠外」³⁵的傳統。作為一名天主教徒，他在對儒學作批判性反思的基礎上仍舊大力宣導中國傳統文化，這正是其會通儒耶的精神所在。這種精神不僅體現於言，而且見於行。一九一三年，英斂之在香山靜宜園創辦了名為「輔仁社」的小型學校，專門招收各省教內青年。「輔仁」意指培養

33. 樊子鎔，〈跋〉，載英斂之，《萬松野人言善錄》。

34. 英斂之，《萬松野人言善錄》，頁28-29。

35. 徐光啟撰，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全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433。

仁德，語出《論語·顏淵》：「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它反映了英斂之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決心。針對修士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學術知之甚少的現象，英斂之在輔仁社「備古今書籍若干種」，與學生們「日夕討論其中，分期作文演說，輸灌社會必需之常識，以為將來酬世之用」。³⁶

那時，外國傳教士對華實行愚民傳教政策，以致教會中盛行「讀中國書無用」等怪論。有鑑於此，一九一七年，英斂之抱病作《勸學罪言》和《覆友人駁勸學罪言書》，宣導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的重要性，他抗議道：「本國人不通本國文字，何以接人，何以應事？論其效果，不過自絕於高尚社會，自屏於優秀人羣而已。」³⁷英斂之等人的反復籲請得到了羅馬教廷的重視，於是才有天主教輔仁大學的創辦。為保證教學品質，輔仁大學開設了國學部專修科，主要學習課程為中國文學、歷史、哲學，兼學英文、數學等。從靜宜園輔仁社重視國學到天主教輔仁大學中西並舉，這無不體現了英斂之會通儒耶的人文精神。

可以說，作為一名知識分子，英斂之認為「雖然自己位卑身賤，學淺才疎。也該就其所知，盡愛羣保種一份子之天職」，³⁸因此積極投入到社會活動中去，如創辦《大公報》、參與慈善救助事業、創辦天主教大學等。作為一名天主教徒，他認為「既受救主愛人之誠，不當厭棄世事，一任稿木死灰，苟一息尚存，應竭其能力，以圖國利民福，効國民一份子之天職」，³⁹不僅希望用行動來改變天主教在人們心目中的不良印象，同時也將宗教信仰轉化為一種關心社會的力量。英斂之希望以知識分子兼天主教徒的身份拯濟天下、獻身社會；希望變西方宗教為中國人自己的宗教，用以挽救國家危機、拯救人心，實現中國的自強、自立。終

36. 英斂之，〈北京公教大學附屬輔仁社簡章〉，《輔仁生活》第五期（1940年3月25日）。

37. 英斂之，《勸學罪言》（1929），頁3。

38. 英斂之，《萬松野人言善錄》，頁5。

39. 英斂之，〈自序〉，載《也是集續編》（天津大公報館，清光緒33年[1907]）。

周萍萍

其一生，英斂之致力整合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的關係，「以先覺覺後為己任」，⁴⁰積極在文化適應上作出建構與反省。

關鍵詞：英斂之 會通耶儒 天主教

作者電郵地址：pingspingzhou@tongji.edu.cn

40. 樊子鎔，〈跋〉。

中文書目

- 朱維鈺主編。《馬相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The Works of Ma Xiangbo*. Edited by ZHU Weizheng,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英斂之。〈貧病吟〉。《益聞錄》，1891年6月20日。[YING Lianzhi. "A Poem about Poverty and Sickness". *Yiwen Lu*, June 20, 1891.]
- 。《也是集續編》。天津：大公報館，清光緒33年（1907）。[YING Lianzhi. *Yeshi Ji Xubian*. Tianjin: Da Gong Bao Printing Office, 1907.]
- 。《萬松野人言善錄》。天津：大公報館，1916年初版。[YING Lianzhi. *Wansongyeren Yanshanlu*. Tianjin: Da Gong Bao Printing Office, 1916.]
- 。《安蹇齋叢殘稿》木鉛印本，1917。[YING Lianzhi. *Anjianzhai Cong Cangao*, 1917.]
- 。《蹇齋剩墨》。石印本，1926。[YING Lianzhi. *Jianzhai Shengmo*. 1926.]
- 徐光啟。《徐光啟集》。王重民輯校。北京：中華書局，1963。[XU Guangqi. *The Works of XU Guangqi*. Collated by WANG Chongmi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3.]
- 陳獻章。《陳獻章集》。孫通海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CHEN Xianzhang. *The Works of CHEN Xianzhang*. Collated by SUN Haito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7.]
- 龐迪我。《七克》。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31。[Diego de Pantoja. *Qi Ke*. Shanghai: Tou Se Wei Press, 1931.]
- 羅大經。《鶴林玉露》。王瑞來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LUO Dajing. *Helin Yulu*. Collated by WANG Ruila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Ying Lianzhi:

A Case Study of his *Wansongyeren Yanshanlu*

ZHOU Pingpi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Tongji University

Abstract

Ying Lianzhi was a Confucian intellectual. He was baptized in 1888. Even as a Catholic, he is still attached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his famous work, *Wansongyeren Yanshanlu* (*Worthy Words by Wansongyeren*), we can see his humanistic spirit. In order to awaken the conscience of Chinese people and help them, he referenced and quoted not only the works written by the Jesuits who came to China in late Ming, such as Matteo Ricci,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and Diego de Pantoja, but also the works written by the famous Confucian intellectuals such as Confucius, Mencius, Zhu Xi, Wang Yangming and so on. Ying, who embodied both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religious traditions, dedicated himself to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Ying Lianzhi; Humanistic spirit; Catholicism